

在 结束的地方 开始

项 静——— 著

文
景

Horizon

述而批评
丛书

在 结束的地方 开始

项 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项 静 著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张 晨

营销编辑：杨 朗 陈 茜

装帧设计：肖晋兴

版式设计：安克晨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159,000 插 页：2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ISBN：978-7-208-15314-1 / I · 17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 项静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述而批评丛书)

ISBN 978-7-208-15314-1

I. ①在… II. ①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2715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在批评的世界里激荡风云

——“述而批评丛书”序言

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推动。卢那察尔斯基说：“历来的情况是：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华的批评家的通力合作，过去曾经产生过、今后将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受现实生活直接影响的敏感的作家，需要批评家帮助他们形成抽象的科学思维，需要批评家来发现其优秀作品、总结其创作经验、揭示并推介其创新创造的价值。而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潮流，也需要批评家用他们的前瞻和敏锐，来进行指向与导引。

揆诸上海文学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说，繁荣的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版图上一道特别的风景，活跃的批评家是上海集聚起来的高能级文学精英，一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是上海文学批评生生不息的泉源。

近年来，上海坚持发扬重文学批评的传统，在发挥批评大家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较为齐整的青年批评家队伍。

这些批评家有的工作在作协，有的执教、执笔于高校或研究机构，也有的活跃在报纸刊物上。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激荡，通过出版专著、在报刊和各种文学活动平台上通畅表达，指点文学江山、洞察文学思潮、剖析创作得失。他们是多面手和跨界者，不仅在批评的世界激扬文字，还常常游走于创作的天地，直接实践于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他们视野开阔，兼容并蓄，在坚持中国文学批评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善于运用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潮流和新标准，与时俱进地开展科学的、有见地的批评。他们不仅在上海，也在中国，甚至出现在国际文学交流的舞台上，代表中国、上海，与世界文学展开近距离的对话。他们和前辈批评家一起，为上海文学创作的创新、创造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预示着上海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为集中展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收获，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推出这套丛书。丛书由 11 位批评家分别选编代表自身水准的文章集纳而成，这些文章虽然多曾在各种报刊、专著发表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呈现，必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组合效应。丛书的问世对于专业人士的意义不多赘言，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这些著作，也将有助于总览中国文学、上海文学创作的流变，深入掘发作家作品的精华，深切体验作家创作的用心，深刻感受作家作品的价值。

这套丛书以“述而”命名，也寓意着青年批评家对前辈的承继、接续和阐发，述而后作，使批评的传统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不会戛然而止。今后，当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更多的成果涌现时，丛书将及时地进行扩容。

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上海文学事业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样，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文学承担着新使命，也呼唤着一大批青年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学批评，重视培养一代代的青年批评家，让活跃、健康、高质量的文学批评，始终与文学创作、文学活动，还有文学出版、文学翻译等一起，支撑起上海文学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是为序！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

第一辑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3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8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34
失败者之歌	46
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	55
石子投在水中	68
徽章的力量	83
生活充满偏见，和对的人在一起	102

第二辑

我们如何呈现历史	117
经验与书写：一个人在路上	137
如何处理劫后余生的生活	161
在他者的目光下：乡土中国的叙事变迁	177

第三辑

致密物质集中营与远处的灯火	203
时间之形：历史景观化的三种方式	223
个人简史、家族叙事、时代记忆	244
村庄里的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中的“返乡”文学	262

第四辑

欢畅无尽 暗夜无边	285
到楼上去，到风地里去	291
野草在歌唱	297
沉默也会唱歌	304
多少青春不自识	311
后记	317

第一辑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路内的工厂三部曲与 1990 年代

一

路内第一部长篇小说叫作《少年巴比伦》，之后有《追随她的旅程》，两部小说都在讲述 1990 年代的戴城故事，到了三部曲第三部的《云中人》，时间往后挪了挪脚，1990 年代末期新世纪的打头几年，戴城也像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蒙上了山寨升级版的面纱，摇身变成了 T 市，和被许诺了改变的时代一样，巨变横空出世，美好却悬置在空中无处落脚，所过之处，一片废墟。《慈悲》把时间拉长到路小路的父辈们，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历了“文革”、饥荒、改革开放，他们与工厂纠缠了一生，工厂内部的压抑、紧张、无意义，慢慢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和底色，相对前面作品，由于是父辈们的人生，《慈悲》色调沉郁，况味更加复杂。

废墟式的小城市是路内小说的主要路标，还是从戴城谈起。戴城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比较有名气的都市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按照路内的描述，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展示着它的古老传统和文化脉络。戴城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作为大都市上海的外省出现的，路内的戴城故事，后视镜是打在已经是千禧年年尾的上海脸上的，巨兽一样的上海和在这个铁笼子里的男男女女被简化成一位叫作张小尹的“80后”女孩。在小说的开头路小路就把戴城和上海放在一起：

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1]

那个生活了很久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生产性的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是化工单位，而路小路从小就成了工厂里的一员学徒，然后从钳工到电工。工厂在当年的他和现在的张小尹面前，像一个未经

[1] 路内：《少年巴比伦》，重庆出版社，2008，第1页。

探索过的星球一样打开，修水泵的师傅老牛逼的工厂哲学、一辈子做刨床都做不正的歪卵师傅、捡垃圾的清洁工、唯唯诺诺的大学生、看泵房的风韵犹存的阿姨等，他们开着粗俗的玩笑，任性而为，迟到早退，翻墙骂人，拍厂长骂主任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又绝不是现在科层制壁垒下人们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工人们的世界还是会有威胁生命的工厂事故，电死或者煤气爆炸，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荒诞的世界，每天都在上演闹剧，打架怠工，当然这是叙述人三十岁的路小路的认知。

故事发生的空间对路内的小说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地点不仅仅是一个小城市，而且是和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的。在前市场经济时代，超级大都市出现之前，中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具有一种县城的性质，各种生产性的工厂和家属院是一个城市的主要标志。空间的选择，比如城市/乡村，近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纠缠不休的讨论话题，看起来是一个小说写作的技术问题，其实隐含着地域的分级所牵涉到的权力与经济的背景。比如1980年代以来，有路遥的城乡接合带的书写；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最激烈的时期出现的都市小说和市民生活小说中，现代都市景观作为一种炫耀性写作对象。城市越来越成为文学不可回避的风景之后，它作为一个题材本身的权力分级也逐渐进入文学的视野，像戴城这样的生产性城市逐渐被消费性城市抛弃，生产性的一面像伤疤一样被有意无意地遮掩起来。

工厂里的生活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来说，曾经有多熟悉现在就有多陌生。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而塑造工人形象作为一个需要去完成的任务，成为迫切的文学需要，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火星四溅的炼钢厂和投身技术比赛的工人，改革开放之后工厂里吊儿郎当、头脑灵活的青工也一度成为文学的宠儿，他们代表着新生力量和改革的可能。工厂生活曾经像标杆一样，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工厂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当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说法在90年代的中国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形迹可疑。

路内的小说恢复了一条记忆的线索，不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卫星城市的青年的成长过程，它还在工业生产的意义上修复了一段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在这条被刻意剪断的链条上，我们知道了消费性大都市的原罪：

十年之内，戴城的化工厂都得搬到这里来，这一片都可能变成工业园区，将来城里就没有污染企业了。我们厂也要整治污染，扩产，招工。将来的事情，超乎你的想象……戴城的化工厂把戴城弄得乌烟瘴气，然后搬到农村来，继续乌烟瘴气，把这里的黑夜搞得像白天，又把白天搞得像黑夜。^[1]

[1]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中信出版社，2008，第184页。

尽管这个小说看起来有很多熟悉的文学前史，像苏童的城北地带灰色生活，王朔小说中那些青年的痞气，改革之初小说中那些聪明而又调皮捣乱的青年工人等等，但路内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它一直扣在一个原罪的问题上。这个原罪就是路小路的工厂生活记忆，如果岁月的闸门没有关上，这些记忆和路小路就永远是张小尹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的对照和讲故事的人，所以小说的开头是从上海讲起的，三十岁的路小路蹲在马路牙子上，跟一个叫作张小尹的上海“80后”女孩述说从前的故事。

二

从文学与生活的最原始关系来看，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小说中的所谓生活是不能重新对号入座的，这种生活是被文学介入过的生活，也是路内自己所说的被文学过滤过的世界，路内的小说打开了一个文学中的工厂世界，也展示了一种表现这个工厂世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习惯。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确实存在对生产性城市疏离的现象，这并不是说对工厂题材的拒绝，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中从来不缺少对工厂生活的描写，如上海作家殷惠芬的以青年女工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欲望的舞蹈》，“现实主义冲击波”浪潮中的工厂小说，苏童的《城北地带》《肉联厂的春天》等表现苏州工厂生活的小说，同是“70

后”的湖南作家田耳《氮肥厂》、唐朝晖《一个人的工厂》等等。这些作品或者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描写，表现出工厂生活中工人的心理挣扎和生产困境，或者是叙述者带着戏谑和嘲讽的语调，表现工厂生活的荒诞和压抑。人物心理的挣扎和叙述中的戏谑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戳破了曾经的社会主义文学所织就的美和诗意：轰隆隆的大机器生产，喷溅的美丽钢花，花木兰一样的女工风采，散发着雄性美的工人和肌肉等等。

《少年巴比伦》和《追随他的旅程》是这条故事渠道里流淌出来的。《少年巴比伦》的故事简介里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孤独、伤感、无奈而又热烈的成长，那些青春光影里遍布空洞、疼痛和伤痕的感触，湮没在油嘴滑舌的叙事里，更显出了人生的压抑和无奈。从《少年巴比伦》到《追随他的旅程》，不知不觉中就有一种叠加的熟悉，它是一个青年工人的个人史在向青春记忆滑翔，个人史的真实紧张与青春记忆的油滑感伤倾向彼此交战，并且向后者倾斜。路内说：“《少年巴比伦》里面真实的东西大概有一半，要是再真实下去，这个小说反而会更残酷，但是写不下去了，怎么处理那些被炸死的人，跟小说的气质不符。”小说舍弃了对于残酷生活的描写，因为这里涉及一种小说的“气质”，严格探究起来，这种气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是作者的一种文学观念。在小说里我们追溯路小路的心路历程，会发现他是个“文艺青年”，是被“纯文学”滋养着的一个体力劳动者。

科室里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此相比，生产男青年（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象马达。只有我显得特别，我手里有一本《收获》，但我其实就是个电工。^[1]

我们再检阅一下小说中路小路的阅读史，就会发现作家的这种“文学传统”的来源所在——他看的是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纪德《伪币制造者》，还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网格版外国名著、中国先锋派等等，听的歌曲是张国荣《风再起时》、张楚的《姐姐》，这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基本范本。如果这个名单再加上几个人的话，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想到马尔克斯、塞林格、村上春树、杜拉斯、王小波、王朔等等，整个组合起来就是一张八九十年代影响中国文学界的作家书单，这也是小说出版后，很多文艺青年读者找到情感契合点的原因所在。豆瓣上路内小组里，无论是读者

[1] 路内：《少年巴比伦》，第201页。